翠袖乾坤

伍淑賢

《一九四二》的麻木

看《一九四二》，最令人傷心的一幕不是飢，而是飽。饑荒逃難的路上，老東家張國立的閨女捱不住了，不想再負累老爸，於是把自己賣給人販子，換了幾公斤小米給老爸，之後就給帶到妓院。開始營生那晚，她先幫恩客倒水洗腳，但面有難色。中年恩客就問，是否不願意服侍他，她說願意，只是先前撐得太飽，彎不下腰。

凡事到了極端，就朝反方向走。閨女太餓了，賣身也算一個出路，妓院好歹有生活。大災難之後，人會消沉，然後麻木，這是心理上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在大災難中多愁善感，不能存活。

電影裡深入河南災區採訪兩星期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也有這現象。報載他的回憶錄描述，發生了他自己都難以理解的事：「最讓我詫異的是，當我重讀着那些過去的手記和每晚寫下的旅途日記時，竟變得越來越麻木了。起初曾經是震撼……逐漸我的心也就硬了起來。」只兩星期已經如此，莫說那些數年一劫，屢遇旱澇蝗災的難民。大量死去的人變了統計數字，苦難的遭遇已引不起新鮮反應。人到此時，有動力的只一件事，就是逃出去；即使賣家人賣自己也在所不惜，而且是爭着去賣，有得賣就有希望。

我們慶幸暫未需經歷這些磨難，然而尋常生活裡，麻木的例子也不少。親人對我們太好了，我們會麻木不珍惜；親人對我們太差，小事也動輒叱罵，我們傷心過後便會麻木；於是家人邊罵我們邊笑，也是有的。職場也有類似例子：電郵曾經是大眾恩物，人人以收發電郵為樂，認為是偉大發明。時至今天，很多白領都怕了電郵，我就曾日收二百多條，多數是無謂的，最多是內部同事的複送本，FYI之類，起初很乖的逐條看逐條覆，後來就只挑重要的看，到最忙時根本不看也不覆，不然正經工作根本無法做完，其他同事也基本如此。將來的fb和WhatsApp，怕也會走上同一條路。食物、情愛和資訊，太多或太少，都使人麻木。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無可替代的館藏

說托卡比皇宮令人驚艷，一點不為過。驚艷，是因為真的沒想到它會那麼漂亮，一整個被它的建築風格及內部裝飾迷住了，特別是那瑰麗又充滿鄂圖曼風情的拼花磁磚，它與平日慣見的東方小橋流水、日式禪院庭園，或是歐洲精雕細琢的風格，都截然不同。

因為實在對那絢麗的鄂圖曼風情無法忘懷，回港後特地跑去圖書館借了一本談托卡比皇宮建築的專書《TOPKAPI - Architecture》，仔細詳盡地重溫及對比了眼睛早前欣賞過的藝術。

書裡提到，托卡比皇宮做為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主要宮殿長達四個世紀，雖然有時因為用途改變、天災人禍、有時是蘇丹個人喜好，歷經過多次的擴建整修，目前已經很難看到皇宮最初做為軍事要塞的原貌，但正也是這些因素，為托卡比皇宮帶來無可比擬的豐富及多樣性。

在托卡比皇宮，可以一次看盡四百年來鄂圖曼土耳其式建築風格的演變和發展。從最早鑲滿傳統幾何拼花磁磚的「純」鄂圖曼式風情，到十八世紀初期Sultan Ahmen III時開始與歐洲頻繁接觸，此時歐洲流行的巴洛克及洛可可風格也傳入鄂圖曼土耳其，並與傳統青色調的伊斯蘭裝飾融合在一起，具體呈現在托卡比皇宮的建築細節中。

托卡比皇宮裡另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展出的文物及珍寶。在這裡可以見識到曾經在歷史上盛極一時的鄂圖曼帝國的富裕、奢華以及權勢；眼睛差點兒被鑲滿寶石、珍珠、瑪瑙、黃金的收藏品，閃耀沒法睜開。著名的收藏品包括號稱全球第二大的鑽石，還有蘇丹的黃金王座、匕首、權杖和首飾。《TOPKAPI - Architecture》書裡指出，托卡比皇宮裡的收藏，其多樣性和獨特性，其實不比其他世界知名的博物館特別突出，但相較於其他博物館的館藏來源廣泛、許多藏品和博物館本身並沒有直接的歷史淵源，托卡比皇宮卻擁有其無可替代的特性。

托卡比皇宮的館藏，絕大部分都是出自於皇宮本身，有些是蘇丹腰上佩戴過的匕首、穿過的衣服、嬪妃們使用過的飾品，還有許多重要的檔案文件，有些則是從歐洲、中國、日本皇室遠道而來的賀禮，或經由絲路貿易傳進的舶來品。這些器物，或多或少都和曾經生活在皇宮裡的人有所關連，其重要性是其他博物館無法相提並論的。

■托卡比皇宮。 網上圖片

琴台聚客

黃仲鳴

林瀋的艷情小說

香港舊報刊，雅俗紛陳，盛哉！中有一文類，曰「艷情小說」，讀之而不覺其淫其褻；署名「小生姓高」的高雄和林瀋，俱是高手。這裡且談談鮮為人所知的林瀋。

一九四一年聖誕節，香港陷日後，林瀋在《大眾周報》寫〈每週短篇〉，通篇文言，文采斐然，學識畢露；所述多是男女間情事，或夫妻，或尋花，或近鄰，或邂逅，構成一篇篇「艷」事，而結局每出人意料，深得小小說的精要之道。〈帶得脂痕與酒痕〉述說一婦丁香深愛丈夫；但其夫杜思牧好色躭酒，「斷喪甚矣」，婦「感然憂之」。於是做了「貼身夫人」，令杜思牧難以越軌。杜思牧終想出一法，偽造佛門請柬，禁攜女眷，而暗中卻呼朋引類，花天酒地歸來；唯百密一疏，衣遺酒臭，「內衣更膊處又有脂痕片片如花瓣」。東窗事發後，婦仍不棄，復做「跟得夫人」。如此痴情與深情，實是難得。

〈書香斷客魂〉中的女主角方玉薇，憤夫不是，投奔其姊家。有鄰倪卓如，「倚筆墨為炊」，兩人相識後，玉薇借書而觀，情愫漸生。孰料款曲暗通之際，玉薇夫婿登門負荊請罪，「重修舊好」歸去。「卓如聆之，乃若晴天霹靂，而每於動念時，細味書香，時為斷魂也。」通篇無邪，既令人低迴。而「情」之一字，教人憔悴至此。

另有篇〈書聲破夢迷〉，可謂「謔」之尤。鄰房有鄔姑娘欲親近男主人翁倫萬殊，惟每遭閉門不納。而萬殊亦非無心，有苦自家知也。原來曾於「夜中作浪漫之遊，孰知深山大澤，聚產龍蛇，一度春風，而風流病發，其最令人難堪者，則幽草叢中，滋生蟲蝨，深居巢穴，屢剿不清，有時癢極難堪，每對客抓搔而不自覺，故每夕歸來，必閉關卸裳，作剿捕魔之舉。」

抗日期間，林瀋為落水文人，戰戰兢兢，只為兩餐耳，但竟為文字所累，陷獄逾月。事緣日軍為防瘋狗症，着養犬者從速登記。林瀋在《東亞晚報》撰打油詩，有云：「唔係笑騎騎，除非養大蛇；若然養隻狗，登記莫遲疑。」詩一刊出，日軍憲兵隊即衝上報館拿人，謂詩含諷刺，指養蛇一句暗射日軍為蛇。林瀋百詞莫辯，卒身繫囹圄。出獄後，精神肉體大受摧殘，休息多時始復元。

自此輟筆，直至香港重光，再作馮婦，先為《果然日報》編副刊，後於《紅綠日報》主編港聞。其才其能，當時報界，莫不推譽，卒於何時，待考。

一直以來，如林瀋這樣極具才氣的小說家，為文界所輕視，致作品散落不全，也無人整理。惜哉！

■林瀋發表於《大眾周報》的小說。 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楊楓華（美國）

乘坐澳門的士有感

十年前先父在美見背後，家母便獨居在美國得州休斯敦祖屋大宅中，一天下來，頗感孤寂。我雖有一姐一妹在美國，但外嫁女未報親恩，不願與母共住。我兄弟三男因商務關係，分別在三藩市、休斯敦和聖安東尼奧尼三座不同城市內謀生，也難遷回祖宅與媽共處。六年前家母返澳門參加三妹女兒之婚禮活動後，一下子見到眾多港澳親友，遂多留數月，以敘數十年情誼。哪知經此一敘，家母重拾對澳門舊夢重溫，願意長居蓮城，畢竟這是她由1943年至1973年卅年生活、工作、結婚、生兒育女的城市，只是在1973年攜眷移居美國，跟父親團聚，才向澳門告別。滿以為從此他鄉即故鄉，永無故地重住之日，竟因孫女婚慶令她再次戀上澳門。三妹身為親女，善體親心，馬上花錢在西灣一角，買下面對一灣人工湖的高樓單位，再僱上女傭，全天候照顧娘親，從此家母便安心在澳門頤養天年，亦由那時開始，身為長子的我，便盡量「兩年一度燕歸來」，探視慈母了。

自2005年自今，七年之中，我夫婦二人已有6次由美返來探母。每次見到年邁的母親，我都忍不住問她在澳門住得慣不慣。因為她跟我們海外亦住了32年，美式生活與澳式生活，總有些差別吧。母親怕我為她擔心，回應：「一切美滿，尤其是出入方便，坐的士遠近去到，快捷方便，不像美國，無私家車等於無腳，召喚的士又要久候多時。」

的士，譯自英文Taxi，我兒時常聽長者講一句港澳俗語：「揸住（粵語，拿着的意思）『士的』（英語，Stick，手杖的意思）坐的士，入去『士多』（英語，Store，小型食舖）買『多士』（英語，Toast，麵包）。」這是上世紀港澳上層人的生活寫照。「有錢樓上樓」（上茶樓酒家享受），「冇錢地下踮」（粵音「茂」，蹲下來的意思）。又再有一句俗話說，「有錢坐的士，無錢拉車邊」。在小學時代接受港澳地方色彩的文化中，的士佔有率亦不少，這使我自然產生一種想法來：他日富貴，非坐的士不可。

1958年，父親為了我們一家八口的生活，忍痛「拋妻別子」，遠赴萬里之外的南美洲秘魯國首府利馬市謀生。父親原是澳門陶陶居及中國飯店的頭廚（前者至今仍在澳門中區爐石塘營業），廚藝出眾，工作不久，便聲名遠播，令當地中秘食客，近悅遠來，父親身價大升，收入除一般月薪之外，再有花紅發放，所以赴秘不久，我家的經濟便大為改善，從屈居於澳門海邊新街131號三樓之板間房，兩年後遷到中區吉慶里 6號二樓全層三房租住，三年後又買下該巷14號全幢三層物業，讓母親與我們六兄弟姊妹共住。由那一年起，若隨母親出外應酬活動，我們開始坐的士。但因為居住於中區太方便，我們坐的士的機會不算太多。1967年情況進一步向好，父親在利馬自行立業，開設唐人酒樓，客似雲來，翌年便花錢到南灣嘉思欄下方的新填海內的羅里基博士大馬路，買下一幢歐陸式花園洋房，叫「南灣別墅」，供我們一家七口，及來自石岐的大伯母共住。（該地段正是今時今日中國旅行社的大廈所在地，1973年我們因移居美國，故予轉手）。

搬到那裡號稱「高尚住宅區」居住後，頓覺「一水隔天涯」，因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羅里基博士大馬路，稍微跟澳門一般民居隔開，除了我們年輕子女出入是步行之外，家慈與大伯母都是需要乘坐的士外出的。為了易於召喚的士，我們跟當年澳門最有名堂的「東方的士公司」訂下生意合約：不論白天晚上，也不論天晴風雨，任何時間只要我們家人致電該的士公司，講出我們需求的士服務的地方，的士司機便會應約到來。其實我們每月電召的士服務的次數不多，因為家中兩位長者都是知慳識儉，非到必要，不會輕易電召的士代步。但若是每月服務次數太少，又怕「東方的士公司」有怨言。為了解決這個不足，我向遠方的父親如實致函，請教解決之道。父親十分愛惜母親及尊重大嫂（大伯母），他馬上與兩位由秘魯回澳門長居的中山同鄉世伯聯絡，因為他們剛巧住在當年工人體育場（即今時今日的新葡京酒店地址）的旁邊的黃金大廈內，與我們住處相距不遠，他兩位均年過70，若然外出活動，可以隨時動用我家跟東方的士公司簽妥的戶口，乘坐的士往來。兩位老華僑早有此意，所以一拍即合，從此聯同召喚的士代步，確是舒適，快捷，方便。

如今家母年已84，人老腿弱，在澳外出，非乘坐的士不可，不過現今時移勢換，我夫婦、母親與女工4人多次在西灣大廈門前等的士，總是久候不見，大廈守衛透露，此地的士多向各大賭場及港澳碼頭候客爭生意，住宅區居民要候的士，機會甚微。我想起以前電召的士的做法，成效已不似當年東方的士公司的快捷。有次終於來了輛電召的士，我們坐入內時，我立刻先送上10元Tips與司機，才向他打聽澳門為何電召的士也困難重重？司機大佬坦然，「一字咁淺，老細與司機同在選人客，選地區，選時間來接」。這樣看來，此後家母外出，豈不是寸步難行？我正憂心之際，忽然聽到這位司機大佬的手機響起來，我馬上心有辦法。我送上個人卡片給他，並向他求助，「我要回美國工作，以後家母若要出外坐的士，便直接由工人致電你手機找你來，每程不論遠近，均有10元Tips，OK？只見他眉毛一揚，便應聲「交易成功！」我亦可放下心頭大石，不用再擔心母親外出無車可坐，雖然是每次多用上10元Tips，但兌換起美金，才不過是1.4元，值得有餘！

■澳門的士。 資料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又一本新書

今年本人出版新書大豐收。連同今日出版的一本政治評論新集，共出版了四本。

今年四月，出版了《人生感悟錄》，是一本隨筆，談一些人生體會。六月份在北京出版《吳康民論時政》，這個書名與七年前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政論集有重複。但這本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政論集，是他們把我近年所寫的政治評論通通拿去，由他們選取整理出版的。內容和書名都是他們訂定的。因為兩地相隔太遠，沒有可能大家商討斟酌。但他們在六月份搞的一個首發式，卻是十分隆重。還邀請我在「人民網」（《人民日報》所屬）、「大佳網」（中央出版集團所屬）對網民講話。由於中央編譯出版社面向全國，所以該書也是生平出書印數最多的一本。

十一月份，出版了「彩色旅程」第七集，書名是《站在世界最高的塔樓上》。事隔一月，再出版這本政治評論新集。

這本政治評論，書名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借用剛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名句。

他的這句話是在今年初訪問美國時說的。是對美國人針對中國人權問題指責的答覆。

美國人常常自認他們的人權紀錄最好，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的人權最壞。這一次習總書記的答覆很妙，他沒有與美國人對罵，只是說了「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八個字。

這話充滿哲理，可圈可點。他的意思是說，中美兩國，人權問題不能說都做到最好，那麼來個競賽吧，大家都努力做到更好吧。

這就把帶有火藥味的課題化解了，這不能不說是習總書記的睿智。

不僅在人權方面，中國的社會現狀也存在許多不是的地方。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都抱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態度，所以我對內地的政治評論，也是希望當政者能夠做得更好。同樣，對香港新的特區政府，也是抱着同樣期望。所以這本政治評論集，便叫「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思旋天地

思旋

南巡

乘着中共新上任總書記習近平南巡首站廣東的春風，正所謂紫氣東來，在粵五天期間，廣東汪洋書記和省長朱小丹，雙雙陪伴習近平總書記在粵視察，沿着九二年鄧小平老先生南巡足跡，再一次在全國響起改革開放交響樂，鼓動全國民心，緊隨向前行。一直以來支持祖國現代化開放路線的香港中華總商會，也是新班子的首長們在新會長楊釗博士率領下，一如往屆中總新首長往粵拜會廣東省及廣州市領導，分別受到省長朱小丹、市委書記萬慶良及市長陳建華熱烈歡迎。雖然，客人早已在媒體報道下，喜悉習近平總書記南巡信息，然而，此行再經朱小丹省長生動而又詳盡的介紹，中總眾人更受啟發更為感動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開放改革強國之路」令人信心倍增。

其實，客人中，大都有投資廣東親受其利，所以特別用心聆聽。有「敢為天下先」的開放改革排頭兵之稱的廣東，習近平視察再一次給予先行先試廣東成績的肯定和支持。眾所周知，其實，習近平對廣東，從青年到現在已培養相當豐厚的感情。廣東前老書記習仲勳正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尊翁。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省情民風相當了解。今時今日，中共黨中央對廣東乃至全國的要求與時俱進，對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其迫切性，要求廣東力爭在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繼續大膽探索和紮實工作，加快形成新的發展方式上再一次走在全國前列。

朱小丹省長言詞懇切地傳達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對省港澳進一步合作的要求和希望，並一再肯定香港和澳門支持祖國所作貢獻的肯定。朱省長再三表揚香港中華總商會歷屆首長和同仁對廣東的支持，他期待香港中華總商會在楊釗會長領導下與廣東的合作將更密切，開拓新思路，達共榮共富的目標。朱小丹省長介紹廣東新三個聚寶盆——南沙、橫琴和前海，把科技創新、科學發展觀作為合作開拓新思路的發展戰略。朱小丹談到習近平「八項規定」在南巡中率先做了示範。汪洋書記北上前，在粵作習近平總書記南巡總結報告會上，也充分體現「八項規定」改進會風，只用半個小時而已。誠好事也！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多讓座多快樂

節目中訪問馬國明最大同感：他跟我一樣出入最愛座地下鐵，比計程車還要方便。況且車上人擠人，大家都不會發覺什麼人在附近。不過，在車上，我總會第一時間盡量找位子坐着，不是求舒適，實在為長者先霸座位。

讓座是一門學問，如果銀髮一族出現，我會讓給婆婆，因為公公比較站得穩，而且沒有手袋。讓座並非每次都順利，一次，我起來讓座，對方向着我由頭至腳瞄一下，轉身去了另一車卡；又一次，婆婆不太老，我考慮了兩個站，還是於心不忍，決定讓座給她，她說不用了，我說不用客氣快座罷，誰知半個站後，婆婆真的下車了，我也面紅了。

今時今日，我開始愈來愈難讓座，除非讓給很老很老的，因為他們可能想：「哎吔，我和妳年紀差不多罷。」一次，一位老太太站在我身旁，前面有座位的幸運兒不是閉目養神，便是打機娛樂，我又看不過眼，提出請前面的男生讓座，怎料兩人一齊彈起，兩個空位子，誰也不願座下來，我笑說自己未夠五十，結果我也有位子座了。

將心比己，原來被他人讓座心情好忐忑，我真的老了嗎？那一次，又有人給我讓座，我不好意思又難過，那女士溫柔地說：「妳大包小包的，坐着較方便呀。」噢，學到了，下次讓座也可多講一句，大家開心。

前天情況逆轉，新鞋弄得腳趾痛得要命，完成畫展司儀工作，附近是禁區，地鐵站太遠，最快就是跳上巴士。車上很多座位，我想找個最遠的好讓其他位子給他人，誰知那位子原來座了一位小朋友，轉過頭來全車座滿了，只有一位長者旁邊位子是空的，我請他取走位上的物件，他板着面孔：「唔得！」身後一位年輕人站起來：「我快下車了，妳坐罷。」噢，太好了，原來年輕人一直沒有下車，我只能向他報上感激的微笑。

其實，在眾多讓座事件當中，最難忘是那次的士讓座——那天交更時分，我在街上截了很久的士，忽然一架停在我面前，大男人下車了，原來他看見我，街尾才是目的地，街頭就下車讓我，太感動了。

助人為快樂之本，使人快樂是慈悲，使自己快樂是智慧，多讓座快樂多！